

追忆清华围棋的守望者关培超

郭正浩

编者按

2015年，清华校友围棋协会（现清华校友围棋社）组织采写了一篇特稿《清华围棋的守望者关培超先生》，在整个围棋界和清华师生中影响极大。2025年11月26日，关培超走过94年人生路，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围棋事业。本文经特稿主要采访人郭正浩修订，并授权刊登，以纪念关培超老师。

在清华园，有这样一位老人。他是一位敦厚慈祥的长者，也是清华学子的良师益友；他是一位饱学的鸿儒，更是一位半个多世纪热衷围棋事业的活动家。他见证了60多年来清华大学围棋活动的风风雨雨，也亲身经历了新中国围棋史上重要的几个历史阶段。



2015年6月，清华校友围棋协会组织采访关培超（右），他饶有兴趣地和清华后辈周正海分享清华围棋的昨天和今天

他就是清华大学围棋活动的筑路者和守望者、清华校友围棋协会顾问关培超。

围棋生活的萌芽阶段

关培超一生的棋缘，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他的围棋启蒙老师，是一位家住清华园的中央戏剧学院教师。他们是一对好朋友，一个偶然机会，关培超开始向他学习围棋。

初学围棋的关培超发现，不管他怎么煞费苦心地下子，棋子就是会被启蒙老师轻而易举地吃掉。因为当时年轻气盛，他开始频频挑战启蒙老师，下完棋后便找些棋书来看，然后继续挑战，从此便和围棋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关培超只是觉得围棋很刺激、激烈，并没有觉得围棋很奥妙。直到有一天，他和清华的一位棋友聊天，这位棋友说自己



关培超

曾任职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清华校友围棋协会的主要奠基者、发起者和推动者，2015年担任清华校友围棋协会顾问，2017年获得清华校友围棋协会特殊贡献奖。

背过200多个围棋定式，而迄今为止围棋大师研究出来的定式大约有2000多个。关培超非常吃惊，围棋里单边角上的变化就有这么多，这是一种多么奥妙神秘的游戏啊。

“从此我就觉得围棋非常的奥妙，变化无穷，从青年时代开始学，学到现在还学不完。”关培超如是说。

当时清华的围棋活动虽属小众，但也其乐融融。关培超有一位下围棋的老搭档许纯儒，有业余4段水平（旧业余段位），称

得上是一位业余高手，而关培超当时仅仅是初学者，二人却下得热火朝天。当时清华的围棋活动主要在教工俱乐部、工会活动室，以及学生宿舍中开展。参与者不但有关培超、许纯儒这样的老师，还有丁琢如、余昌民、孙立哲等在清华读书的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常振明这些喜欢围棋的清华子弟也参与进来。大家纹枰对座，剥啄之声此起彼伏。这便是关培超围棋生涯的萌芽阶段，同时也是今天清华大学如火如荼的围棋活动最初的样子。

和中国国家围棋队的不解之缘

关培超的棋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得到飞速提高。那段岁月，围棋成为不少清华人的精神伙伴。一次，余昌民、丁琢如等几位清华学生深感这样闭门造车的下棋，对水平提升作用非常有限。于是大学生们突发奇想，给国家围棋队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清华大学有很多学生和老



陈祖德（左2）和清华围棋三老（从左至右分别是许纯儒、关培超、林泰）

几位老师，还有清华学生余昌民等人便经常骑自行车去国家围棋队交流。国家围棋队在天桥附近的体育馆路，一路颇颠簸，骑车需一个半小时，然而大家“乐在棋中”，风雨无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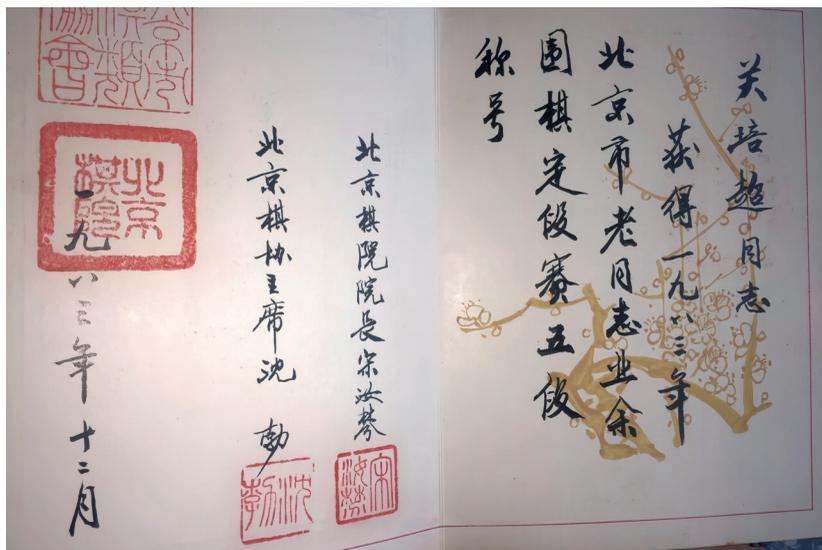
在国家围棋队，清华师生们接受了职业棋手的洗礼。当时和清华师生交流的棋手有陈祖德、王汝南、邱鑫、曹志林等人。在和职业棋手的交流中，大家增进了友谊，交流了棋艺，同时清华师生们的围棋水平也得到了快速的提升。和关培超交流最多的是陈祖德、王汝南、华以刚三位老师，关培超和陈祖德下过十多盘棋，和王汝南下过20多盘，他们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其中陈祖德的指导留给了关培超很深的印象。“当时我每和他下一盘棋，他都会走一个新定式，有星定式、小目定式、目外和高目定式，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其中有一



盘指导棋令关培超一直记忆犹新。

如上图所示，在棋盘的一隅，陈祖德祭出了大斜千变的复杂定式（提子处为白3），13至19命令式地连压数手。关培超不知是计，只是机械般后退，白棋图穷匕见，21位逼住，23贴，25卡，27跳封后，黑棋竟然短短数手便溃不成军。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认为围棋有多么难学多么复杂，当我开始接受了国家队熏陶，发现围棋里有形形色色的定式、有高屋建瓴全局要点、有妙到毫巅的行棋次序，这一系列的新知识开



关培超的围棋段位证

始冲击我的大脑，我觉得这里面变化太多了，棋盘就像宇宙一样，永远有探索不完的奥秘。经过陈祖德的指导，我提高很快，最初许纯儒让我4子，到后来我达到了他‘让先’的水平。”关培超缓缓地摆完这个定式，眯起眼睛有些陶醉地说。

清华师生们也热情地邀请围棋国手们来清华做客。在三个双层木板床和三张课桌拼成的棋室里，余昌民、许纯儒、关培超、丁琢如、姜彦福等师生轮番上阵。国手们运筹帷幄，从容用兵。桌边、身后、上下铺都挤满了人，连窗外也拥挤了不少爱好者向屋里张望。清华人就这样和中国的职业棋手结下了不解之缘。（载自余昌民的回忆录《清华围棋记事》）

“当时国家围棋队的运动员待遇很低，其中工资最高的陈祖

德每月工资只有32块钱，王汝南的工资是28块。而我作为教职工的工资是62块钱，我们师生常常请国家队的运动员们聚一聚，吃吃饭。一次我花了10块钱左右，10个菜还有啤酒，陈祖德的酒量简直不得了，当时年轻人讲一升一升地喝酒，他能喝五六升，喝过还面不改色。有时我请棋手们来家吃饭，给他们熬白菜，做蛋饺。我当时住在清华的公寓，筒子楼，16平米左右，做饭的地方是在楼道，用烧蜂窝煤的小炉子。我到陈祖德家做客的时候，他家里就一张床，几把椅子，我们端着碗坐在床上吃。有一段华以刚在党校学习的时候，离我家近，加上住校时间宽裕，七天里有六天都会来找我下棋。”关培超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切还都历历在目。

参与承办中日围棋擂台赛

从围棋中汲取了营养，从围棋中收获了友谊。关培超也在尽自己所能回报围棋。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关培超一直是北京市各类围棋比赛的裁判员，还参与过全国运动会围棋项目裁判工作。其中他最为光荣也最为印象深刻的事情，莫过于他参与组织了深圳蛇口承办的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第七场赛事，并且在这项国际顶级赛事上担任裁判。

当时在深圳大学工作的关培超，在一次偶然的的机会见到了中日围棋擂台赛的发起人、体育出版社总编辑郝克强。郝克强问关培超，既然你在深圳，能不能在深圳特区承办一次中日围棋擂台赛？关培超说可以。回到深圳后就和余昌民一起联系落实这件事。他们先和深圳市体委落实，然后又和蛇口的具体负责人落实，当时深圳蛇口“海上世界”的胡总经理是清华毕业生，同时也是围棋爱好者。于是经过多方努力，中日围棋擂台赛第七场比赛被确定在深圳市蛇口工业区“海上世界”举办。“海上世界”是停泊在蛇口工业区海岸旁一艘重达一万五千吨的巨型客轮，有很多游客来客轮上观光。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这艘法国制造的远航客轮还作为中日友好的象征远航日本。当它结束了自己的航海生涯

之后，竟然成为了中日围棋擂台赛第七场比赛的赛场。

当时深圳市没有机场，于是关培超和余昌民用一辆面包车从惠州接来了中国国手曹大元和邵震中，接来了日本的小林觉七段，也接来了日本棋圣藤泽秀行。当时棋手们就住在“海上世界”，客轮里的娱乐、会议、住宿设施非常齐全、舒适。一天夜里11点多，早早睡下的关培超听见有人“咚咚”敲门并用日语呼唤着自己的名字。一开门，呵，原来是藤泽秀行。藤泽秀行应该是刚刚应酬完，喝得酩酊大醉。藤泽秀行要求与关培超下一盘棋，下到五六十手的时候，藤泽秀行说“我输了”。为什么认输呢？藤泽秀行称自己喝得太醉了，棋局难以为继。关培超的日语是“二把刀”，交流起来并不太流利，于是叫来了华以刚，他对华老师说，藤泽秀行喝醉了，刚刚和我下了盘棋，他早早认输，我是在人家喝得大醉的时候下的，这样赢得不光彩。华以刚说，不管什么情况你赢了就是你赢了。藤泽秀行竟然还没有喝尽兴，招呼关培超和华以刚一起再去喝酒，几个人从夜里12点多一直喝到凌晨4点，比赛后热情友好的藤泽秀行向关培超赠送了一条领带和一个领带夹，同时将自己所著的《藤泽秀行诘棋杰作》赠送给关培超。

藤泽秀行的真性情和中日两国围棋界人士之间的深情厚谊给关培超留下了深刻印象。关培超赛后撰写的报道《特区棋坛盛事——追记在深圳举行的中日围棋擂台赛》发表在《体育世界》杂志上。这次中日围棋擂台赛也成为了关培超一生最为珍贵的记忆。



关培超发表在《体育世界》杂志上的中日围棋擂台赛报道



94岁的关培超（左）在下围棋

因为围棋，健康常在、友谊长存

多年参与围棋界的活动，也让关培超和围棋界的朋友结下了深厚友谊。关培超不光热爱围棋，还是一位精通烹饪的美食家，他的爱人也擅长西餐的烹饪。热情好客的关培超，每次下完棋都会招待棋友们吃一顿饭。他的好客在棋友圈子里声名遐迩，清华教授林泰、许纯儒，清华校友和在校学生，围棋界的美女主持人徐莹五段，以及国家队的老师们都是关培超家中的座上客。

2000年，关培超检查出胃癌，手术后许多围棋界的朋友去探望他。“我在医院的时候，华以刚职业八段和夫人来探望过我，陈祖德九段也来探望过，探望我的还有剧作家洪洲、徐莹五段、马晓春九段和他的哥哥马晓明，有从深圳赶来的梁伟棠九段等多年



2004 第二届清华两岸围棋友谊赛赛后合影（前排从左至右为何香涛、林泰、许纯儒、关培超）



关培超和新竹清华大学蒋亨进教授（右）对弈，观战者为沈君山



2017年4月30日，清华校友围棋协会秘书长沈拓（左1）为关培超颁奖，并代表广大清华校友围棋爱好者向这位一生为棋的老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的棋友。我很感谢他们。”回忆彼情彼景，老人动情地闭上眼睛，缓和了一下激动的情绪。

“其中陈祖德和我一样，都是癌症患者，我们连患病的部位都一样。我们之间的友谊从当年去国家队下棋相识，到后来‘文革’时他下放到‘三通用’做工人，我们一起以棋会友。在棋上，陈祖德是老师，而在生活上，我们都保持乐观的心态，秉承与癌症积极对抗的人生态度。”在关培超80岁生日时，陈祖德挥毫题下八个大字“健康常在、友谊长存”，庆祝关培超80岁华寿，两人相约一起在人生道路上超越自我。

从2000年检查出胃癌到2025年去世，25年了，关培超远远超过了国家医学界有关5年“抗癌明星”的标准。整个治疗过程，关培超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他曾做过60次化疗，做化疗每次需要10多个小时，经常感觉恶心，做完一次化疗整个人连相貌都变了，走在大街上，就算熟悉的人也不认识。原本体重80多公斤、健硕如运动员般的他一度瘦到了60多公斤。大概2010年后，关培超就停止了化疗，2014年笔者最初认识老人的时候，明显感觉老人很疲惫，精力不济，但后来精神却越来越好，到了2016年再见面，老人精神矍铄、声如洪钟，看不出曾大病缠身。清华校友组织的各种围棋活动，他都不曾缺席。关培超和同龄的好对手林泰曾经笑谈，他们的目标是一同活到94岁，2025年林泰、关培超在94岁相继离世。想起他们当年这段话，令人不胜感慨，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在我生病的这一段期间，围棋对我的吸引力太大。我在做化疗的时候，感到无聊就上网下围棋消遣，这对我的治疗非常有帮助。围棋丰富了我的生活，如果说我天天在家里坐着无事可做，精神肯定不怎么样，有了围棋，调节了我的情绪，丰富了我的生活，我觉得现在的生活非常充实，一点都不寂寞。”2015年，笔者拜访关培超时，他这样笑着说。



▲ 清华教工围棋队出访早稻田大学，三位一生为棋痴迷的老人相聚，留下了珍贵的一瞬（从左至右分别为林泰、平田博则、关培超）

▶ 2015年11月2日，清华校友围棋擂台赛特别对局移师“围棋TV”演播大厅（从左至右分别为余昌民、围棋TV人气主播歪歪、关培超、世界冠军江维杰九段）



行万里路，回到内心深处；纵情山水，广交天下棋友

关培超心态乐观向上，他的晚年生活在形形色色的围棋活动中过的充实精彩。他参加过名人教授杯、炎黄杯、“京华杯”北大清华棋牌对抗赛等围棋赛事。在比赛中和几十载的老朋友们通过手谈一起回顾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各地的棋友一起分享对围棋的所得、所感；甚至在比赛中奋勇亮剑，在和晚辈高手的较量中体会竞技围棋的精彩。

来自台湾的沈君山和蒋亨进是关培超多年的棋友，同为清华大学（沈君山和蒋亨进来自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的三人有着说不完的共同语言。两岸各有一座清华大学，两所学校在文化、体育、艺术、教育等方面

有着很深的渊源和联系。一次偶然的机会，沈君山和林泰、关培超等几位清华围棋活动家促成了“清华杯”两岸围棋友谊赛，从2003年开始北京清华大学和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轮流承办该项比赛，这项赛事提高了海峡两岸大学生的围棋水平，增进了青年之间的友谊，交流了清华文化。

2011年，在清华校友刘中伟、周正海的支持下，清华大学教工围棋队应邀访问日本早稻田大学。早稻田大学教工围棋队严阵以待，派出了一名业余6段和数名业余5段组成的豪华阵容，同时86岁高龄在日本业余界号称执黑“天下无敌”的平田博则7段也披挂上阵。在林泰、关培超等老先生带领下的清华教工围棋队最终以6:4获胜。赛后在平田博则两面打指导棋中，平田

让4子战胜了关、林二老，尽管比赛结果有输有赢，但三位一生为棋着迷的老人胜故欣然、败亦可喜，在相机镜头前留下了中日友谊珍贵且感人的一幕。

关培超对围棋有一颗虔诚之心，2015年阳台山围棋活动上，关培超同年轻的职业六段孟泰龄谈围棋谈到深夜，将心中的疑问一一请教年轻的棋手。当时记得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能向高手请教，机会难得啊。”

“围棋对我来讲，就是陶冶性情，让我的生活过得非常充实，年轻的时候争强好胜，而现在就不一样了。同时我能为一直关心的清华围棋做一些事情，我感到很满足。”谈及此处，关培超的眼神里流露出幸福的光彩。🍷